

阿·维斯帕 著 武寒青 整理

在地狱中游荡

——
我的日本间谍生涯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在地狱中游荡

——我的日本间谍生涯

阿·维斯帕著
王冬青整理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北京·一九九五年七月

(京)新登字 13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地狱中游荡:我的日本间谍生涯/(意)维斯帕著;
武寒青整理.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6

ISBN 7-5052-0241-3

I. 在… II. ①维… ②武… III. 自传体小说—意大利—
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212 号

在地狱中游荡

——我的日本间谍生涯

整 理/武寒青
出 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地 址/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8326040
联 系 人/王君校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兰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5.375
字 数/113 千字
印 数/1—20,000
定 价/6.80 元

1995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2-0241-3/I·77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或装订错误,
敬请寄回本社更换。

这本书是为了履行我的诺言而写的，要表明真实，要道出真相，要把魔鬼的标记烙在日本军阀的前额上；要在全世界的良心之前暴露贪婪、残暴的日本军官；要指出这些穿制服的畜生的行径是怎样的无耻之极；而且以人道、文化和正义的名义，说出满洲人民在他们的压榨之下所遭受的劫难。

我在这里叙述的只不过是我曾经亲眼看见的事实，我几乎是这些故事的一个角色。对于许多人，我所记述的事实仿佛是可怕的、难以置信的噩梦。然而，对于和日本军国主义有过接触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意大利] 阿·维斯帕

序 言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一堆残破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阿马利多·维斯帕。我们由此得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部的那些岁月里，曾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精明强干的多重间谍——幽灵般地在日本人制造的地狱中游荡，做着需要用生命作赌注的可怕的游戏。他是那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曾是张作霖的密友和幕僚，“九·一八”事变后又成为驻满日军情报局的高级间谍。他和他的俄国助手一起做着典型的特务工作，同时又暗中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保持着联系。他目睹了种种杀戮、劫难和毁灭，卷入了一次次谋杀、搏斗和争战，他生活在阳光通常无法照到的那些角落中，他以他的特殊身份，同时深入到敌对几方的心脏，清楚地看到常人很难看到的東西。他用他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幅恐怖的然而又是活生生的地狱图景，而这些都是读者在任何一部记述那个时代的文字中所难以见到的。

笔者获得的资料大部分是维斯帕先生的自述。由于年代久远，有些部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加之语言方面的原因，叙述上也有许多不通和费解之处。但为了保证本书所录史实和记录人物情感的真实性——这也是本书最可宝贵之处，笔者在成书过程中，进行综合整理，并对语言做了一些规范化处理，而未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动。其中维斯帕先生的一些议论可能有欠妥之处，但笔者还是决定对此采取尊重史实的态度，由

读者去评判其中的是与非。还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书名和章节的小标题是笔者加的。

笔者还希望能通过此书的面世，找到这位曾与中国大地结下不解之缘的维斯帕先生。如果维斯帕先生现在还活着，那么，这位神奇的意大利老人定会给读者讲出更多的神奇往事。

谨以此书纪念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武寒青

1995 年 7 月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1. 被迫加入中国籍 (1)
2. 打击“白奴”贩子 (6)

第二章

1. 张作霖被害 (9)
2. 日军占领东北 (12)

第三章

1. 恐怖笼罩着东北 (18)
2. 我见土肥原 (23)

第四章

1. 我的新谍报长官 (26)
2. 日本特务机构的使命 (28)

第五章

1. 影, 好一个中国土匪..... (35)
2. 长官发狂 (39)

第六章

1. 与我的助手们会面 (44)
2. 官办垄断卖淫业 (48)
3. 毒品和堕落 (53)

第七章

1. 日本军列被炸 (57)

2. 与游击队接头	(60)
第八章	
1. 与“托尔克马达二世”较量	(67)
2. 奇袭	(71)
第九章	
1. 日本人在制造骗局	(76)
2. 谎言压不倒真理	(80)
第十章	
1. 接受新任务和一个插曲	(83)
2. 与游击队交换人质	(88)
第十一章	
1. 我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92)
2. 再见“托尔克马达二世”	(95)
第十二章	
1. 日军流行绑票	(100)
2. 加斯普事件	(105)
3. 我被监视了	(113)
第十三章	
1. 我的长官被免职	(121)
2. 制造谎言——日本侵略者的天才	(130)
3. 日本的掠夺奇招	(134)
第十四章	
1. 逃离东北	(142)
2. 上海——不安宁的避难所	(150)
3. 我的妻子讲述的故事	(155)
结束语	(161)

第一章

1. 被迫加入中国籍

1888年，我出生在意大利的阿格拉。22岁那年，我远赴墨西哥加入革命军，在墨西哥战役中两次负伤并成为一名上尉。1912年，我作为一名记者开始漫游世界，足迹遍及美国、南美、澳大利亚、越南和中国。在漫长的旅途中，辽远的西藏、蒙古和东西伯利亚边境令我着迷，于是我留在了东方。

1916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情报机关远东部看中了我这个中国通，雇用我在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从事情报工作，我的间谍生涯从此开始。

在协约国情报部门的那几年，我有机会熟识了许多当时中国的达官显贵以及日本的文臣武将，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阀张作霖大帅。张大帅对我的间谍身份一目了然，他请我了解当时居住在俄国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并时常让我提供一些他用得着的情报。对此，我总是乐于从命，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接下来，他开始反复向我表示，只要我愿意留在东方，他非常喜欢与我共事。当时，战后的欧洲支离破碎，这就使得张大帅的提议显得尤为诱人。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20年9月24日加入了东三省督办张作霖大帅的特务机关。

大帅要求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替

他做事。他让我要使人相信，我仍然服务于协约国的情报部门。只有大帅的密友、黑龙江省的省长吴俊升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并直接指挥我的行动。

我很少去沈阳谒见张大帅，非去不可的话就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穿着中国服装，带上墨镜，把欧式呢帽的帽檐遮在眼睛上面，并由他的一个心腹副官引导着。

我替张大帅工作了8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我常常觉得张大帅是一个光荣而且英武的男子，说到做到。对于那些忠心服务于他的下属们来说，他绝对是一位好上司；而对于那些犯法背信的人，他却异常严厉，他处置叛徒是毫不留情的。

在俄国、蒙古、朝鲜和中国，我用各种姓名和各种护照执行着各式各样的任务：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外国间谍，缉捕土匪、军火走私贩和白奴贩子（这些人贩子输出过几千名逃避革命的白俄妇女）以及日本等国不利于中国的种种活动。

为了掩护，有时我必须专心经营各种买卖，扮演各种职业角色，诸如蒙古金矿或煤矿的调查专员、中国政府特派复兴俄满商业交通调查团的秘书等。1921年，我当上了俄满边界重镇满洲里一家中俄合办报馆的编辑，后来又在外蒙古乌兰巴托的几家报馆做通讯员。

1923年我奉命回到沈阳，负责调查偷运军火的案件。当时，走私军火是要掉脑袋的。

最初两个月我在山海关、秦皇岛以及津奉路一带侦察。3月2日军火贩们在离山海关9英里处偷过长城时，被我一网打尽。我没收了500支步枪，这些枪全部是意大利制造的。3月22日，我又截获了1000支来福枪。4月12日，我的同伴在

北戴河附近没收了 200 支意大利造的自动手枪。4 月 27 日，在离海岸线较远的地方，我抓获了一批带着 2000 支来福枪的走私贩子。这些枪全是运给东北一带的土匪的，这些土匪正在给东北的社会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

我的行动惹恼了我的祖国——意大利的有关方面。6 月间我在天津接到意大利总领事加布勒里的邀请，他要我去见他。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干些什么事情，我回答说我正在做一次愉快的旅行。

他打断我的话：“不要对我说废话，我非常清楚你在天津干什么。我警告你，尽管你能从中国当局手中得到某种有力的证明文件，但你总还是在我管辖之下的意大利人，如果你再惹出什么麻烦，我就毫不迟疑地拘捕你，遣送回国。听明白了吗？！”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恐吓。然而，我必须忠实地尽我的职责，不论罪犯是什么国籍。

在那一年的夏季，在我所没收的战利品中，有几千支来福枪、手枪，还有 200 公斤吗啡和海洛因 1500 公斤鸦片。

11 月 14 日，经日本当局同意，我在一只停在天津港的日本轮船上，没收了大约 4000 支即将运往广东的意大利造的来福枪。

11 月 18 日上午 10 点钟，一位与我最为要好的意大利警官来看我。他看上去非常苦恼，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

“亲爱的维斯帕，我来是执行一项我极不情愿执行的任务。总领事加布勒里先生命令我对你下达驱逐令，而且，立即

执行。你现在必须到车站搭乘 10 点 45 分的火车去上海。从现在开始，你不得对任何人说话或打电话，不过你可以告诉你的妻子你有急事要去上海，但不要告诉她驱逐你的命令。我接到命令，倘若你企图通知任何人，就给你带上手铐，由军队把你押到车站。现在我的士兵都在外面的花园里。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极不公正，但我只能执行命令。我不想让你难堪，所以请不要拒捕，就算帮我的忙吧。倘若你答应我在半小时内到车站去，而且不通知任何人，那么我就带着我的士兵到车上去等你。”

我除了接受这些条件以外别无选择。我答应了这可怜的人，而且确实只告诉了妻子我有急事要到上海去。半小时后，我被关进一辆车里，由 4 个意大利水兵和一个叫罗马诺里的下级军官看管着。

11 月 19 日火车抵达上海，我立刻被押解到意大利盖拉布里亚号军舰的一间密室里。

幸而舰长是一位正直的意大利人。我把我的处境告诉他，他立刻派一名军官给意大利总领事送去一封信，信上声明他作为舰长，不愿用意大利皇家军舰做任何不明不白的事，如果在当天下午 4 点钟以前他还没有接到拘留我的正式文件，那么他就要释放我。

下午 4 点零 5 分，舰长没有接到拘留我的正式文件，于是，他让我离开军舰。我自由了。

两天后，意大利副领事费拉乔罗致函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请求拘捕盖拉布里亚号军舰的逃兵阿马利多·维斯帕。

公共租界的总巡是一个品性刚直的英国人。他去拜访意大利总领事，并且声明：

“维斯帕先生就在我的总巡署里，如果拘捕令上贴着的相片是对的话，那么立刻就可以逮捕他。但是，你们必须涂掉拘捕令上的‘逃兵’二字，因为据我所知，维斯帕先生已在中国居住 15 年了。倘若你们要拘捕的是一个水兵，那拘捕令上的照片显然就是错的。”

中国当局也向意大利公使提出了抗议，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维斯帕是意大利人，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有关维斯帕的任何事情。

整个事情成了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而天津意大利领事馆拒绝取消对我的驱逐令。为了让事情水落石出，在同拘捕房商量后，我自愿被捕，被带去见意大利副领事费拉乔罗。我质问他我犯了什么罪，他无言以对。最后，他含糊地说这是一场误会。我被开释了。

几天后，我又被召去见意大利领事，他代表意大利公使建议我马上离开中国。他许诺给我旅费，还说上船以后再给我 5000 元，我谢绝了。

1924 年 4 月 9 日，当我经过邓脱路的时候，一个人在我的胸口刺了一刀。中国当局确信，凶手是一个意大利退伍水兵。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两次企图谋杀我，他的同谋是 3 个俄国人和一个印度人。后来那 3 个俄国人在哈尔滨中国法庭被判刑，那个印度人受到了哈尔滨英国法庭的审判，而那个意大利人却始终逍遥法外。

我意识到，由于意大利当局的所作所为，我已经无法再象正常人那样生活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国籍。而后，我由中东路督办朱庆澜将军引荐、北满警察厅长魏永兴将军和中东路警务处长敖志曾将军作保，变成了中国公民。我

天真地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就能毫无阻碍地和那些违法者进行斗争了。但事实上并不象我想的那样简单。

2. 打击“白奴”贩子

作为一名意大利裔的中国情报官，在哈尔滨，我面临着所有违法之徒、捣乱分子、走私犯、白奴贩子以及流氓头领的公开宣战。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逃到远东的俄国人，其中有 90% 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而这些人中的 90% 是穷透了的。白奴贩子们象乌鸦一般群集在沈阳、哈尔滨和别的城市里，他们经常捕捉在饥饿恐怖中的年轻貌美的白俄妇女，把她们卖到其它地方去。身为密探和警官，我常和这些行帮接触。我发现最猖狂的白奴贩子就是俄国人自己，只不过他们是俄国男人，并且全部是帝制派人。由于证据确凿，经我的手，他们被逮捕过 23 次，又由于交纳保银，他们被释放了 23 次，保银甚至高达 2 万到 2 万 5 千元。

情况非常复杂而棘手，以至于中国当局要么采取非常手段，要么只能置之不理。

治外法权也是无数外国人干这种罪恶勾当的护身符。其中有两个瑞典人到哈尔滨仅仅一两年时间，就成了在满洲尽人皆知的恐怖代名词。后来我的部下们在哈尔滨火车站抓住了他们。当时他们正要“护送”6 个体面的白俄女子到天津去做“太太”。我的部下们知道通过法律程序是无法惩罚这两个恶棍的，于是就把他们带到铁道旁边，吊死在一根电线杆上。

1926年，一个衣冠楚楚的法国人包租了哈尔滨马狄尔饭店两个最好的套房，同时在各种报纸上登出广告，征求年龄在18至22岁之间的女打字员，并说报酬优厚。我叫几个密探监视他，发现在24小时之内差不多有20多人来求职，这个法国人发给他认为合适的女子每人20元钱。

我去见这个法国人的时候，他正要离开饭店。我用俄语告诉他，我有两个女儿正在求职，我来是想先替她们了解一下这份职业是否高尚，报酬是否合算。这位法国先生先是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是否知道他是什么人，而后对我说：“我是上海法租界的秘书，我要雇一些打字员到我们的工部局里去工作（后来事实证明他和法租界毫无关系）。 ”

“可我的女儿不懂法文。”我说。

“这不要紧，”那人忙说，“上海法租界里有两万多俄国人，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会说俄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更有用武之地。”

“很好，这正是我要知道的。”我铁青着脸递上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名片，你大概知道这个名字吧。先生，我不必再提醒你过去曾有多少白奴贩子在这里神秘地失踪。今晚9点钟有一班从哈尔滨开出的火车，如果你不搭这班车离开这里的话，那么，你也就别想再活下去了。”

法国人当晚就溜了，他没能带走任何一个“打字员”。

在日本占领东北的前几天，我的部下们在齐齐哈尔车站上听到停在铁道上的一列货车里传出哭声。他们立即打开车门，发现里面有1个俄国女人和11个年纪不满16岁的俄国女孩，其中有两个女孩已经冻死了。带她们来的俄国女人叫卢森堡，她用几块钱把这些女孩买到手，再把她们卖到天津去。

我们当即逮捕了卢森堡，把她关进由中国人看守的监狱中。

当天晚上，中国看守把卢森堡绞死在监狱里。这个可憎的女人曾利用她同胞的贫困做着血腥、残忍的勾当，怎么对待她都是不过分的。处死她的中国看守也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许我这是在说服我自己。总之，第二天，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尤其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无须问。

第二章

1. 张作霖被害

凭心而论，张作霖是我的好上司。前面已经说过，自1920年9月24日以来，我一直是在张大帅帐下，为了法律与秩序，用那些看上去不太恰当的武器进行战斗。

张大帅1876年生于奉天省海城县。有关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在中国东北尽人皆知，有些已经近乎神话。我甚至听到过这样的传说：有一次，他只身跑到县衙门里，责骂县官欺压穷人，宣判县官死刑，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即对县官执行了判决，而后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成功地扬长而去。

日俄战争中，张作霖站在了日本一方，负责破坏俄国的交通线。他的工作被日本人大加赞赏。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迫使北京的清朝政府完全赦免了加在张作霖头上的一切罪名，并使张作霖后来荣任奉天省行政长官。也就是从那时起，张作霖开始节节高升。

1922年，张大帅第一次离开东北去指挥北京附近的战争。然而，他的军队被吴佩孚的军队击败。他退回东北，宣布东三省独立。

他是一个卓越的行政长官，又是一个无情的独裁者。他并没有受过教育，他的成功来自于他的异常聪明和非凡的记忆力。张大帅使东北农民的生活比之邻近各省以及朝鲜甚至俄